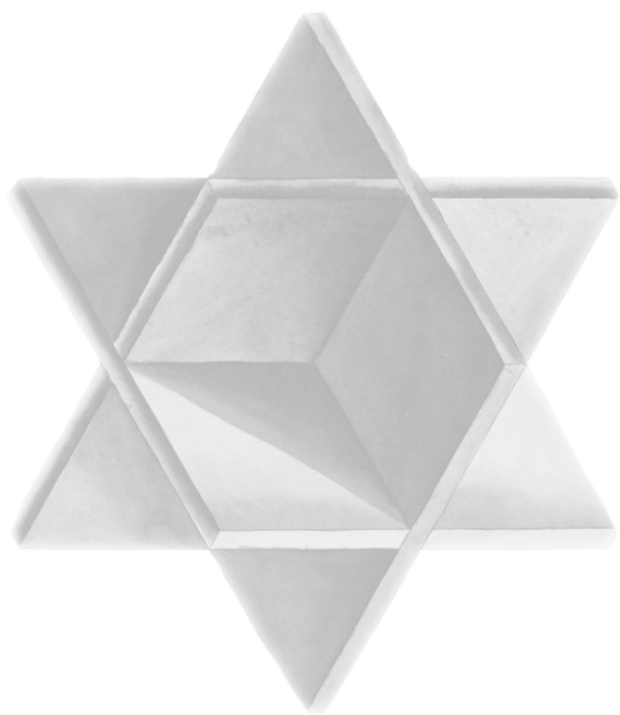




X

V

I

I

I

一條彎曲的小徑，從停滯的水窪到最接近月亮的距離，野獸嚎叫，人們拍打著又冰又涼的牆，發不出聲音，無聲的哭泣，帶有模糊意味的兩棲生物爬上腳掌，又濕又冷，一根一根移動的尖刺，擾動我的神經，除了救贖，除了反抗，沿著牆、沿著彎曲小徑，朝著一度死去的亮光，前進。

月色朦朧，水窪上的泡沫，因為停滯變得黏稠。

c 連續做了這場夢好幾天。他們回到城市後，大魚被 a 跟 b 帶去給這次舉辦年度慈善會的主辦單位，這次的報酬頗豐，可以不用乞討、也不用裝做認真的想找工作的樣子，c 非常羨慕在車站前販賣大誌 *big issue* 的中老年甚至肢體殘缺的人，因為他不知道怎麼好好活著，隨波逐流，同時擁有炙熱的憤怒跟凜冬的感情，就算他有著年輕而且健康的身體，心卻：

渴 望 從 黑 暗 中 逃 亡。

那個被棄民社群造神成預言家的算命師，在c心理不過就只是個會玩牌的江湖郎中。在a、b、c三人出發去捉魚的時候，算命師幫他們三人算了塔羅牌，c抽到了月亮牌。

「探索你的潛意識。看似死亡的水面，之下，有著豐富的生態。也許值得一試。」沒有表情的說畢後，戲劇性地盯著c說，

「面對渴望。」

之後，就是不斷的夢見，水窪、月亮、兩棲生物、牆、無聲的人們、野獸，這些佔據了他的腦海，他甚至經常在夜晚尖叫醒來，因為彎曲的小徑沒有盡頭，牆也是。

c 經常坐在觀光區的廣場地上，看著人來人往。他看著人們，人們也看著他，不是因為想看他，而是想避開他。當 c 看著，會有些浮動的標籤在每個人的身旁飄著，有許多分類的項目，讓所有人找到位置，安居在那個點、線、面、時交錯形成的座標上。但 c 也有看過不安定的靈魂，通常看起來像是——瘋了。

他確定所謂瘋狂，是一種突破。突破那些標籤、分類還有固定的座標。他心裡總是佩服又驚恐的看著他們，雖然他有時也會說出：「他們真的是瘋了。」這樣想劃清界線的話，但他心裡也總是在想著——反抗、革命、流血諸如此類，思緒在他腦海裡轉，卻又不敢告訴別人，其實他也擔心自己會不會也快瘋了。這些想法不同於他身邊的人，他們相信救贖，相信只要等待，號角會被吹響，天使會來到自己身邊。

一排螞蟻在搬運掉落的食物碎屑，c 用手指擋住了它們的去向，螞蟻沒有遲疑的，繞過手指。

因為現實，棄民的孩子很早就知道他們永遠都是棄民。日復一日，什麼也不敢多想，最低限度的過日子，奇妙的是，人們還是做愛，生孩子。c 有時候會想，都到了這時候，人還是可以忘記他們的生活是如此骯髒、貧窮、痛苦不堪，藉由跟另一

個人結合，到底可以彌補什麼？是不是有點像哪本談論宗教的舊書上讀過，涅槃？但他還是不懂那是什麼意思，可能是像很強烈的陽光哪樣嗎？還是夜晚的月、燃燒

的火，人們像趨光性的生物，不可自制的往前。

當他這樣想的時候，他嘲諷的想，還有螢幕的藍光。

螞蟻爬上了手背，搔癢感讓c反射性地想壓死他們，卻突然停下手，注視了它們一會兒，像是想起了什麼，輕輕地將它們從手臂上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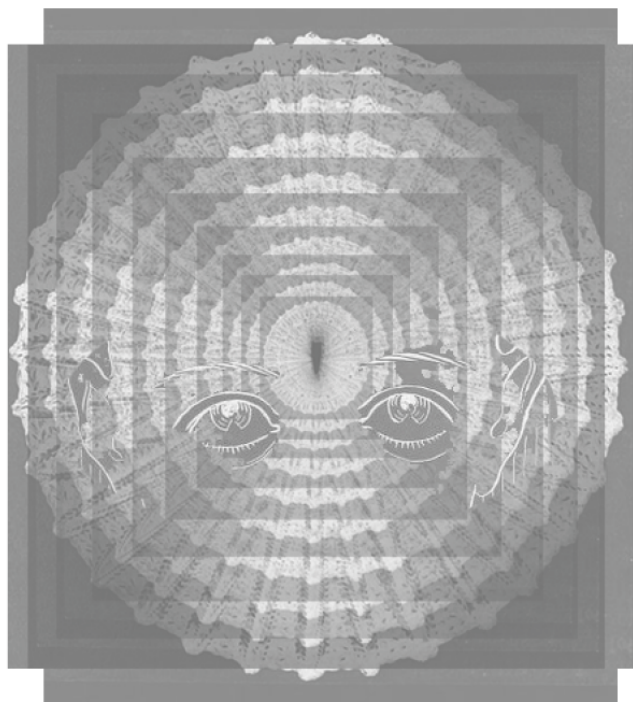
c搖搖頭，太陽下山了，世界昏黃，現在正是大家口中說的魔幻時刻，光與闇交錯的時刻，c想著如果天使要降臨，可能會挑這個時候吧。當他正這樣想的時候，看見一個裸體的傢伙，有著魚頭？他仔細的看著，是什麼特殊化妝嗎？慈善會裡的表演？他也發現沒人覺得這傢伙奇怪，大家也沒多看他兩眼。那個魚頭人就在人群裡遊蕩，顯得有些無助，c不知道哪來的勇氣，腳不自覺得往魚頭人去，在人來人往的大街上推擠，就怕魚頭人消失，他第一次有這樣興奮的心情。

「嘿！你是剛來的嗎？」

摩天輪中心的廣告帆布，吸引了魚人的注意，c還不知道那是誰的眼睛。
「打開你的心靈之門。」c在心裡默念了一遍。

兩人入場後就分開了，c實在是太餓了，完全忘了要招呼魚人，就開始自顧自的開始到各個攤販尋找想吃的東西。每年的慈善會都像這樣熱鬧，吃不完的食物跟喝不完的酒。但c不碰酒，不知道是不是被那本書影響得太深，他無法信任酒，他認為除了救贖的迷信，酒是最削弱意識力的東西，他認為那個發現酒企業家，說不定根本不存在，說實在的也沒有人知道他是誰，在c開始嚼食，他發現自己也被買通了一部分，免費的最貴。

他停下手中的餐具，他看見a跟b在最新、最夯大排長龍的右飲攤販旁說說笑笑，一禮拜了，這兩個人也沒有聯絡過他。當時大魚就這樣被他們帶走，說好的酬勞也沒有給c，之後就像是人間蒸發，找都找不到他們。再仔細看，他們的打扮也變得不一樣了，亮白襯衫、燙平長褲、漆面皮鞋，頭髮也剪了，臉上乾乾淨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THE DOORS OF PERCEPTION

召

X

V

I

喚

有個棄民慌張地跑到他們兩個旁邊，上氣不接下氣的說，兩個人的表情有點變了，但b還是不忘繼續用力吸他手中的右飲。後來他們開始往遊樂園內部前進，c也在他們後頭，一路上，廣場架設的舞台上有個很囉唆的主持人，滔滔不絕地說著無聊的笑話，還提到今天的壓軸是現烤生魚，請大家務必不要錯過：。

那三個人，進了鏡屋，c也尾隨跟了進去。裡面只有燭光暗的亂七八糟，瞬間視力還無法適應，只聽見碰的關門聲，那三個人消失了。裡面實在太暗，c不確定他們是進了哪扇門，等到視力漸漸適應了黑暗，才發現大廳有好幾扇門不知道通往哪裡，c也不敢貿然打開門，萬一撞個正著怎麼辦？

牆邊有個矮小的影子，突然啪嗒啪嗒的往c跑來，c立馬把它一腳踢開，但不只一個，牆邊有越來越多影子在蠕動，在情急之下c選了離自己最近的一扇門，關上的時候夾斷了生物的身體，半殘的身體還是繼續蠕動著，c拿起地上散落的燭光，定睛一看，原來是在海邊出現的寄生物，怎麼會在這個地方？

說是鏡屋，c卻沒看見幾面鏡子。他開的這扇門也不是房間，是一條長的不可思議的長廊，跟他做的那場夢有些類似——無止盡的牆。也不可能往回走了，那些寄生

物，看到他跟看到大餐一樣，完全無法克制。c 拿著燭光，越走地上擺放的燭光就越少，空間也就越暗，直到只剩下他手中的光亮，還有他橡膠鞋底跟地面接觸發出的聲響。

他不確定走了多久，這段無法用時間計量的時空中，黑暗中能夠清晰地浮現他腦海裡所思所想的，跟閉上眼做夢一樣，那些影像，甚至五感體會到的，在黑暗中變得更敏銳，c 在行走時想完一輪他二十二年內所體會到的生命，他總是會忍不住問自己，「我是誰？」或「你是誰？」這樣毫無意義的問題。他為現實所苦，他是最低層的人，他對現實不滿，他有時恨著在上面俯視他的人們，或是神。他為什麼非得是他不可，就像尋找左手的人，為什麼海裡只有右手？這些問題，只有沈默在空轉。c 在無盡的黑暗中，走著問著。

到了盡頭，卻只有往左右延伸的牆面，c 不曉得該往哪個方向走，因為兩邊依然深的像是沒有盡頭，他擔心自己會迷失在這棟大的出奇的洋房裡，遲遲不敢下決定。背靠著牆坐下來休息，他很疲倦，不僅是身體上，也包括自己腦袋不停轉的那些問題，他沒有答案，他無力解決，他感受到自身的渺小，像是被困在迷宮裡的小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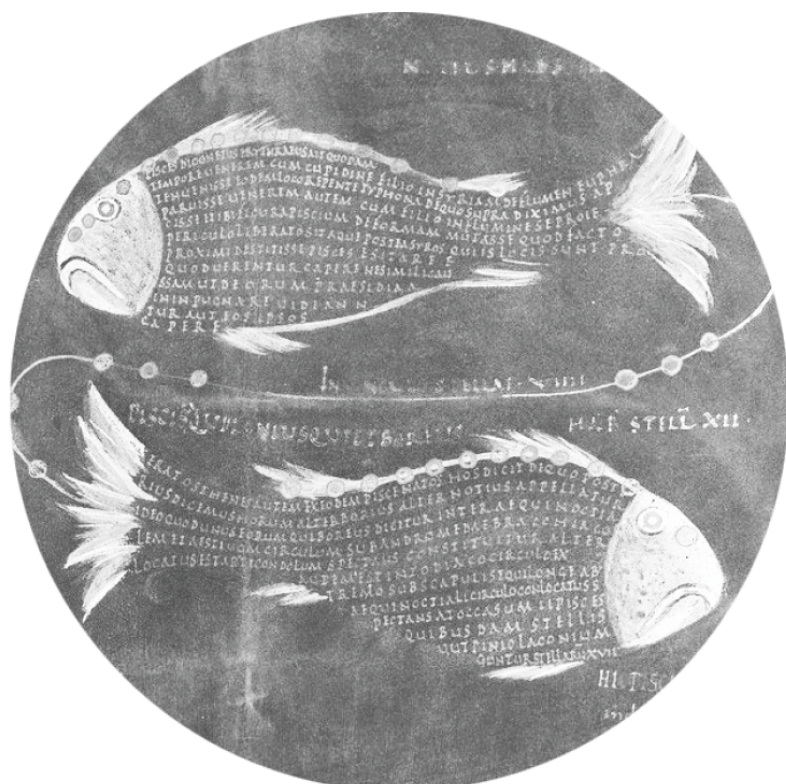
物，看不見全部，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眼看燭芯要燃燒殆盡，c 心想乾脆在這好好睡上一覺，什麼也別管了，世界總在他不知道地方改變了形狀，就像 a 跟 b。做夢還能去到另一個地方，雖然不是百分百自己所嚮往的，但至少能逃離他現在所處的現實，令他厭倦的現實。

燭光滅了。

黑暗中，有人低語。

「吃了那條魚。」
「還有另一條。」

人聲變多了，但音量太小、太細碎，
變成像是東西在摩擦的乾燥聲響。



魚人走進了有如舞台佈景的華麗空間，到處都是鑲著金邊的紅色布幔，強烈裝飾風格的桌面上為數不多的燭光，讓紅色的右飲，像紅石榴般閃耀著光芒，人們裸身帶著面具，男、女、老、少、高、矮、胖、瘦、缺手、缺腳、四肢全無——甚至還有幾隻動物。他們身上都有寄生物在扭動。

「無限的慾望。」突然，身上佈滿寄生物的連體男女對著魚人說。

「就是存活的秘訣。」無盡圓滿與血肉模糊。他們就這樣下體連在一起的走向魚人，走起路來一跛一跛，看起來相當滑稽，但臉色卻很平和，像是傳教士在傳遞神的話語一般。

「我們曉得你是跟著這些寄生物一起出現在海灘上的。」

這時所有人停下動作看著魚人，魚人的皮膚像是被眼神刺穿了。

「這是你的孿生手足。」

連體傳教士將視線轉向被布所覆蓋的巨大立方體，有個侏儒騎在馬匹上晃晃悠悠地走去用力將布扯下，也順便摔了下來。

巨型的水缸裡有個人身魚尾的生物。

魚人感到震驚極了，「它」就是摩天輪帆布上眼睛的主人，它的靈魂去哪了？那個

眼睛原本不該是如此，人魚依然看著另一個方向，像是被關在裡面且毫不自知。「它沒有人類的智商也不會說話，終日從水缸的一側游到另一側，睜著眼睡覺。」連體傳教士繼續說著，

「我們需要你。」其他人也跟著附和。

「你是我們一直等待的救贖。」「預言說得沒錯。」

「你們……？」魚人表情充滿著疑問。

「我們是城市的棄民。」「我們自願在這個地方為上層階級的人提供娛樂。」

有個缺了一隻手的老人，拿起扭動的寄生物說：

「多虧了這玩意兒。」

旁邊的嘴巴沒停過的女人，拿著不知道是哪個動物的腿，邊啃邊說：

「我已經好久沒有在外面乞討了，這邊每天都跟慈善會一樣。」

有個看起來不過十三、四歲體型的男孩笑咪咪的說：

「那個幫人算命的老頭說你會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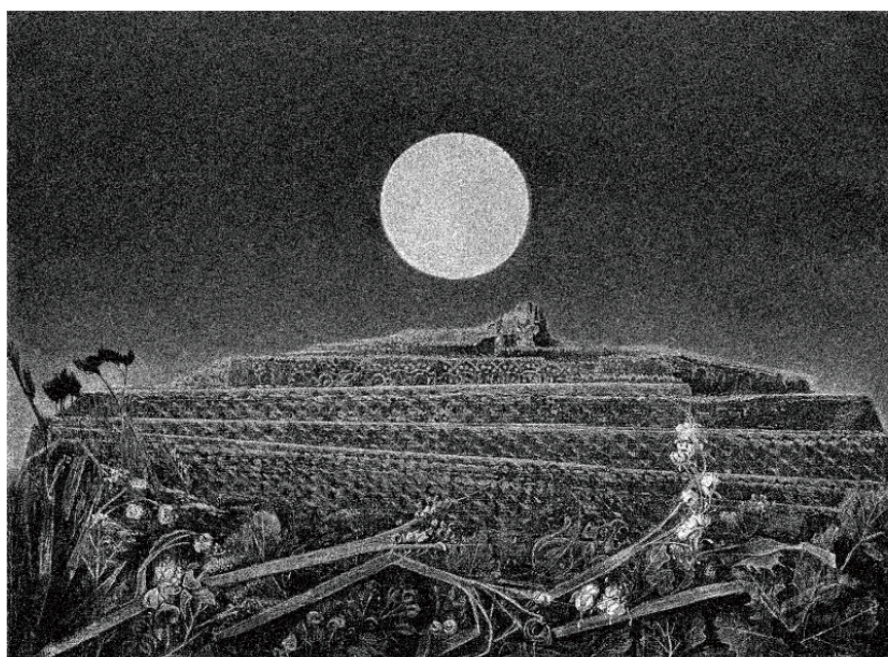
接下來更多的聲音像海浪一樣，此起彼落。

「你會為了救我們而犧牲，對吧？」「就像右手一樣。」
「我們終於可以不再痛苦了。」

人魚依然像魚一樣，讀不出表情。

「解放我們。」
「讓我們吃了你。」

聲音劃破黑暗。
。



(Max Ernst The Whole City 1935/36)

M O O N : M A Z E

c 在鳥叫聲中甦醒，揉揉眼睛，光太炫目。有如高牆般的樹連綿不絕，地磚被生命力過於旺盛的樹根隆起，碎裂。這一定是個相當古老的地方，c 心想，鳥鳴持續著，但我怎麼會在這裡呢？「我死了嗎？」c 不小心將心裡所想的脫口而出，看著自己的手掌，像是在確認什麼。突然一陣風，不懷好意的吹來，鳥兒受到驚嚇，趕緊撲翅飛走。世界突然陷入沈默。c 還沒辦法理解眼前的狀況，只好站起身，想想該往哪走好，他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央。

天空萬里無雲，象牙白的殘月出現在 c 的正上方，是滿月，c 抬著頭盯著看了一會兒，還是什麼都無法決定，連想藉由天空作為指引，都沒有辦法，他低頭看著地上的石子、樹根，隨意撿起一顆幾乎完美圓形的石頭，心裡想著小時候很喜歡玻璃珠這件事，那時候媽媽還在的時候，後來去哪了呢？手一放，圓石頭打到地面，c 仔細的看著它會往哪個方向滾去，他就往哪裡走。

潛水伏走在沙灘上，生物爬過就拿起來把玩，想著這個生物的特性，兩棲、甲殼、具攻擊性，依照這些字句開始編起故事。太陽底下他總是把自己包得緊緊，沒有人能清楚看見他的臉，但露出的手跟腳透露了他藏起自己的理由，那是嚴重燒傷的痕跡，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他自己也說不清楚，像是上輩子的事，他感覺「他的生活」

像是水中的倒影，許多交錯的漣漪讓它變得模糊，像在作夢。但每當感到不踏實，潛入海底能帶給他莫大的真實感，在海中，被地心引力層層加載的水壓，以及每當感到可能缺氧的緊迫感，就能喚起他對「一生」的意識。

他經常在想那暴風雨的夜在海上看見的自己，有時就這樣看著海陷入了沈思，直到棄民的孩子再度朝他丟石頭的時候他才驚覺時間已經過了這麼長（附近棄民的孩子很怕他也很愛捉弄他），他又起身看看附近的有機、無機的生物，甚至是那顆丟向他的石頭，看著它每個剖面經過歲月與自然溫柔洗禮後的光輝，有時又因此入迷到忘我，這種「忘我」與「看見自己」的狀態，經常在潛水伏的生活中擺盪，而在這時常表示沈默的自然中，他感到幸福。

但在這樣的自然當中，也會見到擱淺在海邊的屍體。雖然政府宣稱右手汁液是絕對不會對人產生傷害，但還是有許多人，在多種不知名的原因下，他們的死亡與右飲總有點關聯，這也是潛水伏不碰右飲的原因。雖然能夠感受萬物皆我、我皆為萬物，一同在地球母親的子宮搖擺，但那不就等同於不曾出生嗎？那些自然之下的殺戮，蛋白質的補充，他有時也是看了會心痛，但他活著的同時，他曉得某些事物就會減

少，他和事物都朝著結束的線性軸前去，他也在這兩難之中度過了好長一段憂鬱。

c 開始朝著某個說不上是東西南北的方向前進，月開始移動，太陽的光線也漸弱。玻璃球，他想。魚人，他想。兩件事同時發生在他的意識流裡，她的母親最後去哪了？魚人現在不知道怎麼了？他也曾經有家，也不是這個模樣，他還記得他住在重劃區的一間三層舊公寓，當時才剛發現右手，母親跟一般的民眾一樣，非常熱愛喝右飲，特別是在母親特別脆弱的時候。c 對自己父親的印象非常薄弱，很早就不在他們身邊了，而母親的低氣壓情緒只有在喝完右飲之後會比較好一些。又是一個十字路口，c 依樣畫葫蘆，尋找幾乎完美的圓石頭，但天色越來越暗了，他幾乎是趴在地上找的，他突然覺得好熟悉，以前是不是有做過一樣的事？就在這個時候他看見一顆看似透明的石頭，拿起來一看，居然是顆玻璃珠，才突然想起，他來過樹迷宮。

天色已經全暗，潛水俠從沙灘上站起身，伸伸懶腰，抬起頭，是滿月。周邊的星星都失去光芒，滿月映在海浪上，有股神奇的魔力，潛水俠感覺搖搖晃晃的，這樣的海會將人吸入深閨裡。潛水俠想著，這是會讓人瘋狂的夜晚，他想到之前在海岸邊

找到的大魚鱗片，還有最近越來越多寄生物，有些甚至不是來自於海裡，是從城市跑來的，還變得更大了些，真是怵目驚心。後邊來了幾個棄民，他們肩上的破袋子，好像裝著什麼東西在蠕動，其中兩個人負責找漂流木，準備生火，待在原地的棄民對著潛水俠揮手示意他過去，潛水俠走過去緩緩地點了頭，看起來比較年長的棄民大叔說：「我們等等會料理這些傢伙，歡迎一起來吃啊！」一邊說邊把一隻隻疲軟的寄生物從袋子裡拿出來。另一個比較年輕的，眼睛不知道怎麼了，無法對焦的看著潛水俠說：「聽說這玩意兒，吃下去會有跟右飲可以拼的快感欸！」

「這簡直就是右手的升級版啊。」另一個棄民，笑瞇瞇的說，口水差點噴出來。「不過這玩意兒長得：跟我們的玩意兒真像啊！」三個棄民同時爆笑。

潛水俠看見其中一個棄民的背上的衣服下有一條、一條像粗麻繩般隆起的弧線，而且跟袋子裡的那些生物一樣，微微的蠕動。潛水俠感覺這些人不太對勁趕緊隨便編個理由離開。走回燈塔的路上，他心裡想著海是不是有著什麼變化？人們好像變得：快接近臨界點？右飲已經不夠人用了嗎？像是一個黑洞要把所有一切吸光一樣，連光也不例外。他感覺城市跟海，在他尋找自己的同時，有什麼異樣的事情發

生了。他決定回烏有城一探究竟。

夜晚徹底的降臨，c的視力也漸漸的習慣月光，他依然走著，手中握著玻璃珠，他這次沒有再讓珠子選路了。他向左轉，每次遇到路口他都向左，永遠選最左邊的那一條路。他來過這裡，是他的母親帶他來的，樹迷宮離觀光大街很近，母親應該是在買右飲的時候，不對她是在找，找什麼？c當時還太小，記憶很片段模糊，他記得他很害怕想離開樹迷宮，母親卻越往深處走，消失在他的視線範圍內，後來他就跟現在一樣趴在地上，因為他不知道怎麼離開這裡。

今晚的月亮特別巨大，金黃中帶有淡淡的血色，星星像是失去希望一樣被滿月的光吞噬掉，他又再度想起魚人，是不是跟那個算命師講的「大魚」有關係？如果那個預言中的魚是他，要吃了他也太……殘忍了吧？他不清楚救贖是什麼，但他很清楚任人魚肉的感覺是什麼。所謂的被拯救就是把別人拖下水嗎？c對父親一點印象也沒有，他依稀記得母親說她是船員，死在海上了，母親經常歇斯底里，嘴中碎碎不停的詛咒跟怨恨，似乎跟父親早逝有關。c搖搖頭不願再想，他有可能就這麼死在樹迷宮裡頭，這裡跟他的心智一樣剪不斷理還亂，他腦中的思考反而變成困住他的

迷宮。這時他也厭倦繼續走了，或許這次停下來真的就是死路一條了，他又餓又渴，他抬起頭，想著這一切跟他重複做的夢好像，滿月、小徑、高牆、絕望的人。

「面 對 渴 望 。

」
拍打著牆。c 又渴又餓。他恍惚的想著以前在路邊電視牆看過的一則新聞，失事墜毀在雪山的飛機，倖存的人們為了想活下來吃了罹難者的屍體，在還沒吃到「活人」以前，他們被救下山。

潛水伏沒有移動的感應卡，只能沿著河溝往烏有城前進，一路上有許多寄生物被焚燒的屍體，居住在城市邊緣的棄民們吃著那樣的東西。每年在遊樂園舉辦的慈善會，只招待棄民，一般民眾是不得入內的，近來有些傳聞，說是在遊樂園內的某個隱密的場所，利用近來海邊大量出現的寄生物，舉辦令人髮指的活動，曾經有報導指出一般民眾被此生物寄生後，會有強烈無道德感的性衝動及食慾，造成人倫悲劇，像是把自己孩子關在地下室侵犯，或是引起極端的暴食症而死亡的例子也不是沒有。這個慈善會是由那位無名的右手田實業家所舉辦的，棄民都非常愛戴他，他的角色有點類似右手，帶給人們安慰，階級與階級間並無差別，但這次的寄生物把藏在深處的慾望具體化，想要搗毀這一切的虛假平衡，潛水伏思考著這些事。走進了遊樂園，他的衣裝破爛，雖然他不是棄民但外表已無差異，他一樣注意到了那個新的廣告看板，打開「心靈之門」的那雙大眼睛，他看見許多人往樹迷宮移動，那裡似乎是有什麼活動正在進行著，他也跟上移動的人潮。

不知道經過了幾個日夜，早晨再度到來，原先癱軟在地上的c聞到烤肉的味道，肚子發出陣陣巨響，提醒著他這幾天什麼也沒吃。他毫不遲疑地站起來，幾乎是用人類在最極限才會被激發的動物本能，在迷宮裡找著味道的來源，也不管是不是幻

覺。之前腦袋轉著各種回憶、自己是誰之類形而上的問題，現在只想著「如果能吃到這股香氣的肉該有多好。」努力的在各種死路、轉身找著迷宮的出口，經過了幾番碰壁跟反覆嘗試路線，原本極度安靜的迷宮，漸漸的聽見群眾的聲音，c的嘴角微微上揚，想要滿足他飢餓的渴望。

原來樹迷宮入口的廣場有大型BBQ活動，潛水俠驚訝的看著魚人帶著廚師帽正在解剖一個人身魚尾的生物，所有人都看得津津有味，似乎都不在意這是一人身魚尾的生物，更不在乎是個「魚頭人身」的傢伙在烤魚。魚人高超的將臟器、骨頭去除，接著切成薄片，旁邊有幾個小助手，幫魚人擦汗，幫肉抹鹽、刷醬，放在一個巨大的燒烤台上，飄出陣陣的烤肉香。最後人頭被切除擱置在一旁，眼睛是張開的，眼神看起來像是好幾天失眠的疲倦被定格在這個現實裡。

在一旁的長髮男用麥克風愉快的主持著，說等等處理完這條大魚，我們的魚人主廚會帶來更棒的餐點請大家務必不要離開喔。接下來的事情，快的潛水俠無法反應過來，魚人在廣大棄民們的歡呼下割開了自己的喉嚨……

c 看見了魚人切開喉嚨的瞬間，
c 發出了微弱的——應該是「不」這個字。

主持人：「感謝大家參與這個一年一度的慈善盛會，一起祈求今年的右手田能夠圓滿豐收，希望這次的節目有讓您帶著美好的回憶滿載而歸，請大家到出口處的看板前確認是否有您在入場前投下的票根號碼，可以得到一份今年特有的獻祭便當，也就是我們這次餐會的主廚魚頭先生的犧牲所帶給我歡樂與美好的餐點，吃完以後您的人生可能會大大的改變也說不一定喔！回去的路上請小心別踩到躺在路上的人，他們喝太多右飲了，我們已經請道路救援的工作人員：。」

那個多話的主持人就這樣一直不停的說，潛水俠遠遠的看著遺落在樹迷宮前的魚人跟人魚的頭，就這樣被留了下來，潛水俠將它們抱起，旁邊的清潔人員正要把一塊桌巾丟掉，他連忙阻止他跟清潔人員要了那塊布，將頭好好的包起來，清潔人員以為他是要把剩菜帶回去，還說這裡還有一些大塑膠袋可以裝，還說自己也最喜歡吃魚頭了，尤其是眼睛。潛水俠微笑說謝謝。

a 跟 b 出現了，拿了兩個獻祭便當給 c。「嘿，好久不見啊。我們剛剛在攤販那就看見你了，想說忙完再來跟你打聲招呼。」c 雙眼無神，想著剛剛他在迷宮裡，極度渴望想吃肉的心情。a 跟 b 兩人看 c 沒反應，面面相覷。「別這樣嘛，我們前一

陣子太忙了啦，上次報酬我們待會再談，你先把這兩個便當吃了吧，特別幫你留的。」a對c眨眨眼露出燦爛的微笑，b繼續接著說。

「那個魚頭廚師啊，原先我們還不知道怎麼處理呢。我們告訴他，希望他能幫到我們這些可憐的人，他居然什麼也沒說的就答應了：」c因為太餓，開始乾嘔。a跟b見狀，覺得不太對勁，只說了晚點過來找你，就把便當放在一旁的桌子，倆倆離開，c的眼淚跟口水都流了出來。就算是在乾嘔，c還是很餓，因為血糖過低而顫抖的雙手拿起便當，打開盒蓋，在迷宮內聞到的烤肉香氣撲鼻而來。c無法忍耐的大快朵頤。

潛水俠步行回燈塔的途中，逗留了老字號的拉麵店，用人魚頭換了一碗清湯麵，麵店老闆得知這是顆「人魚」頭，開心得不得了，說是要用這顆頭研發新的湯頭。邊吃的同時，新聞的天氣預報說週末會有颱風接近本市，除了這條，當然還有越來越猖獗的寄生物寄生在人身上的新聞。到了第七天，潛水俠終於回到了燈塔，燈塔旁驚濤駭浪，潛水俠將魚人頭放在室內安置好了以後，拿平常就預備好的木條將門窗釘牢，好度過這次的暴風雨。少了人魚頭是有些可惜，不過魚人頭拿來做標本，應該就很夠了。上次在海邊撿到的鱗片應該就是他們兩位的吧，所以那個傳說是真的？所以才吃了他們？不過看樣子似乎什麼也沒有改變。

C 跟潛水俠同時做了夢。



H E N T O P A N

共

X

X

時

c 昨日吃完兩個便當後，倒頭就睡。他夢見母親、父親模糊的臉，還有許多陌生人的眼神，有厭惡有同情，或是什麼也沒有。他在黑暗中看見有無數發亮的眼睛，對著c眨呀眨。他對著無以計數的眼睛問：「我為什麼活著？」
有個聲音穿過他的腦海，「繼續尋找，你會找到答案。」

後來，他被聲音帶到烏有城上空，他看見到處都有火災，有人在哭喊、搶劫、械鬥、還有隊伍搖著旗幟，要求自由。他看見自己在抗議隊伍中，在窄小黑暗的房中躲避著抗議隊伍，他在燒烤台上等待被吃，他也在看著他自己在燒烤台上等著吃它。他在夢中流淚，現實肉身的淚腺也不斷分泌淚水，讓他哭泣的有時是恐懼，有時是沒來由的喜悦，他就這樣在夢裡不斷更換著視角，甚至開始在恐懼的時候笑，在哭的時候感受至福，就這樣沒完沒了地像是會直到永遠。

另一邊，潛水俠正沿著一條又濕又滑的下水道，下墜著。

他感覺安心，這裡好像什麼也不缺，當他正享受著這樣的寧靜，世界總不允許如此，就把他碰的丟到地面上，他差點站不起來，雖然感受自己在某個空間內，但視覺什

麼也沒告訴他。他腳下所謂的地板，漸漸的，開始浮動起來，像是個生物在移動身體，突然潛水俠腳底被抽空，他毫無心理準備，甚至發不出聲音，他在失速的重力牽引下感到恐慌，拼了命地揮舞他的雙手，不知怎麼的，他的墜落慢了下來。

「這是水嗎？」「我在海裡？」空氣從他驚訝的嘴裡冒出。

他意識到這件事的同時，剛才的生物緩緩游過他身邊，巨大的像一艘油輪，身體像蛇一樣長不見尾，頭卻有著魚的外觀，它的鱗片上爬滿了寄生物和右手，像是青苔那樣附著在上面，潛水俠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c也能看見這隻「大魚」。當他沒完沒了的在不同身份轉換著，總能一瞥到它的身影，它所負載的是無窮無盡的慾望，永無休止的生，永不休止的死。但c怎麼樣都無法意識到這件事，因為他只是粒子不斷分裂後的結果，意識沙箱中的元素，幻影座標上的一點，為了繼續這場大夢，c是不可缺少的。

在這樣反覆的狀態下，c所疑問的，想尋找的，潛水俠也總是想著。當他獨自在高塔寫著那些它拼湊出的小宇宙，用一個名詞跳往另一個名詞，有時粗心大意將二寫

成三，當作是宇宙的亂數吧，潛水俠心想。他體會到原始的飢渴，來自於他的追尋與疑問，這些他所累積如繁星般的文字、時間停止的眾生標本，依然沒有滿意的答案，他害怕會因此發瘋，那種綑綁、限制與囚禁，天空像是透明的蓋子，他覺得自己已被觀察，被放置在迷宮中，被期待在無數的嘗試後，會有驚奇的成果。

「這是夢吧？」但水壓跟缺氧真實的無法忽視，潛水俠踢著腿想往水面上去，「到底怎麼回事？」前一刻不是還在臥房嗎？

海面上是狂風暴雨，潛水俠因為衝出海面時過於用力呼吸感到頭快炸開了，除了海浪的暈眩，他無法思考。他看著燈塔就在不遠處，他不知道他能不能游回岸上，求生的意志力讓他纖瘦的四肢運作了起來。他感到一股震動，不屬於狂風暴雨的震動，那隻巨大的海底生物，從他的後方海面竄出，穩固的絲毫不受自然災害的侵襲，生物將潛水俠吞下。



H E N T O P A N

共

X

X

時

有面鏡子。

這張臉，已經沒救了。焦黑的難看，
皮膚扭曲得像地形圖的皺褶，
臉上沒有一樣是可稱得上五官的東西。

他對這個城市沒有印象，
他對自己也沒有印象，
他只記得在海裡浮動，像搖籃。

坐在一旁，另一個自己的臉，
卻乾淨的像天使一樣。



潛水俠醒來，發現他跟魚人在一艘小船上。接近黃昏的海，魚人先開口說了，「你要找的並不是我喔。」潛水俠見魚人還活著，不知如何反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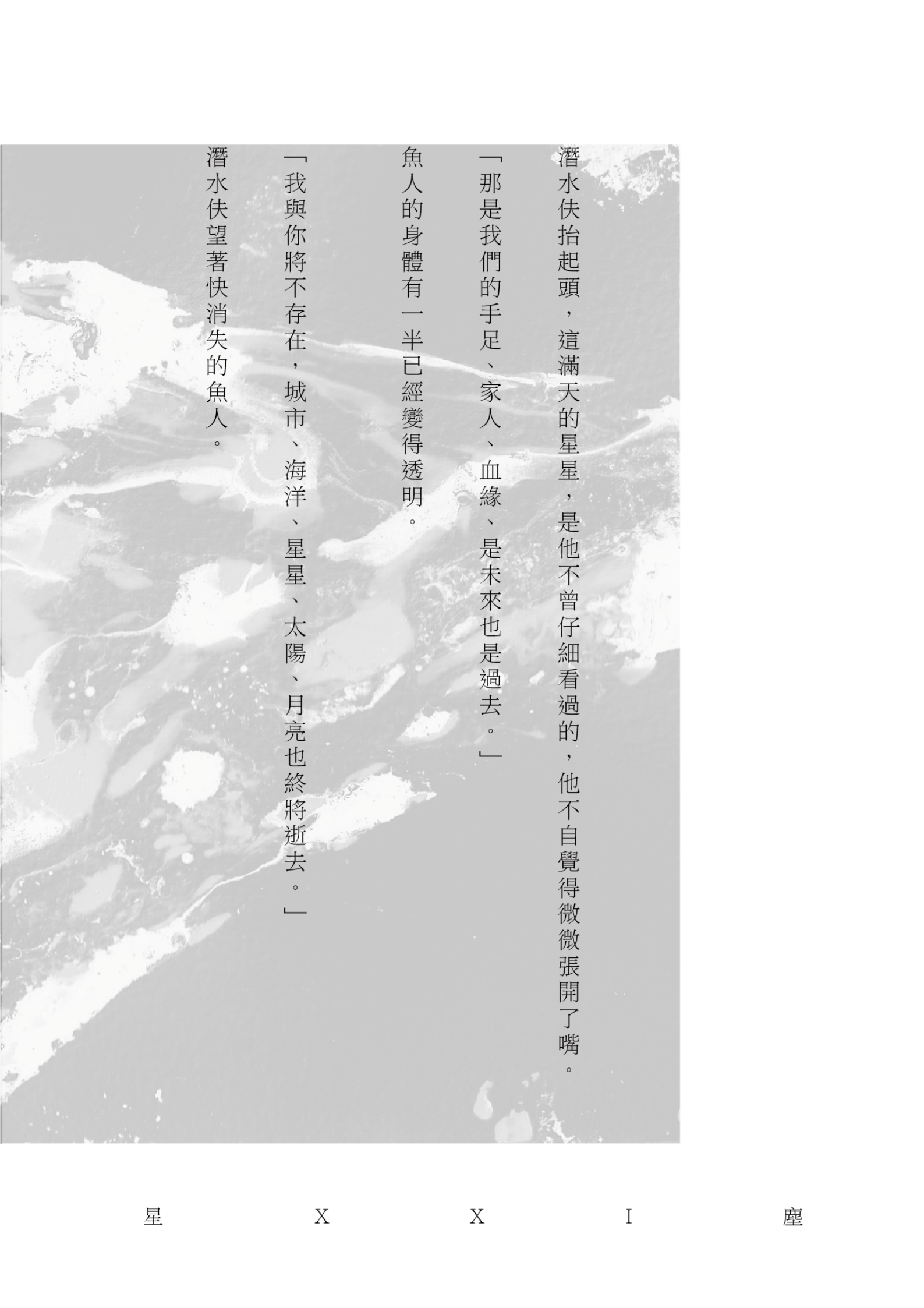
「你不是被吃了嗎？」

「是啊，但我在這裡，是永恆的喔。」

黃昏的海面與即將逝去的陽光，透露出不朽的美好。

「我到底在尋找什麼呢？」潛水俠喃喃自語地說。

魚人只是安靜聽著，過了好久，太陽漸漸下沉，居然就這麼融化在海上，那些光芒像是火山熔岩般閃耀，遠遠的在海面上擴散，流經兩人所搭乘的小船，魚人伸出手撫摸那些光亮，當他碰觸到的那一刻，魚人的指尖開始變得透明，魚人伸出另一隻手，高高舉起，指著天空說：「那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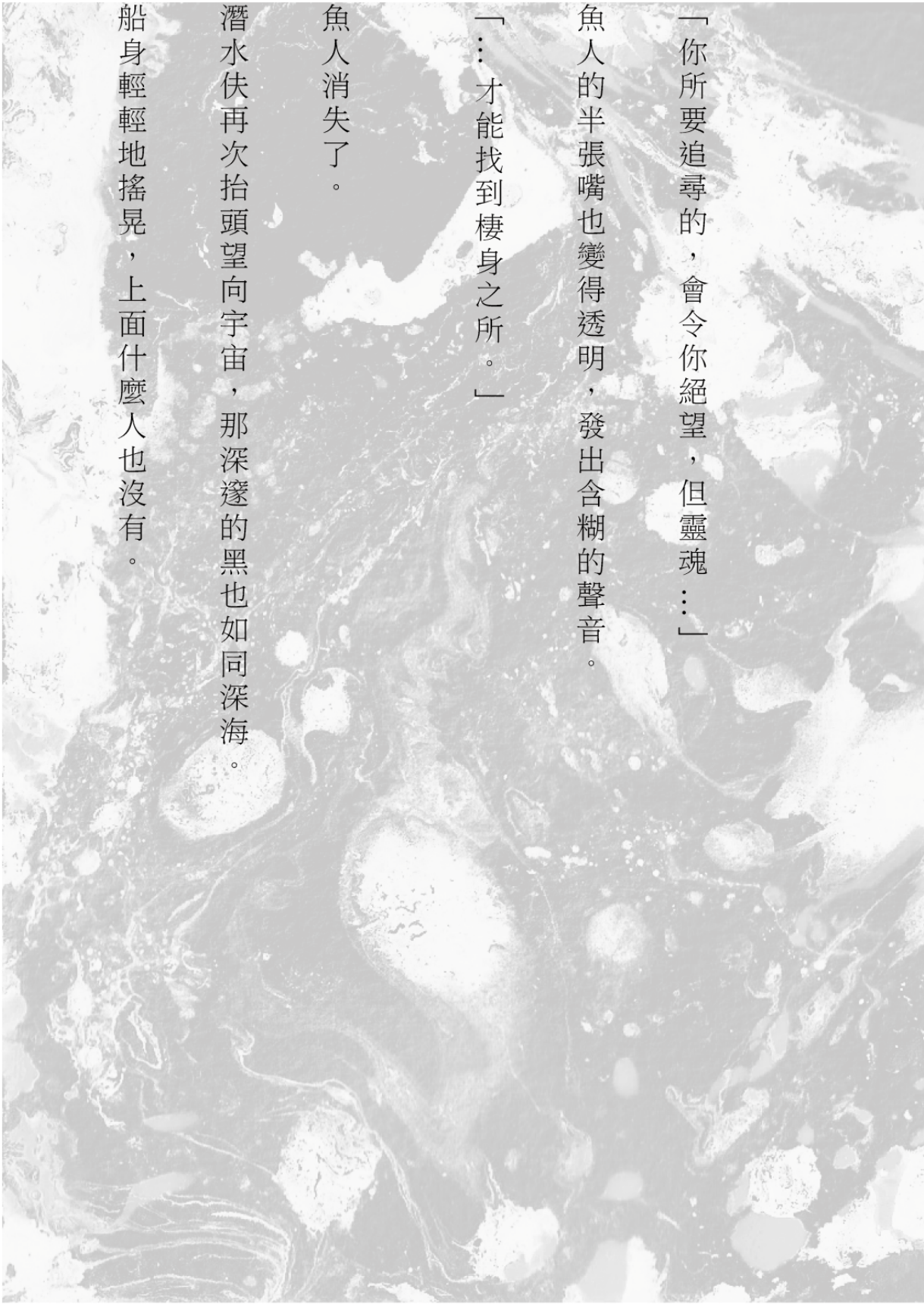
潛水俠抬起頭，這滿天的星星，是他不曾仔細看過的，他不自覺得微微張開了嘴。

「那是我們的手足、家人、血緣、是未來也是過去。」

魚人的身體有一半已經變得透明。

「我與你將不存在，城市、海洋、星星、太陽、月亮也終將逝去。」

潛水俠望著快消失的魚人。



「你所要追尋的，會令你絕望，但靈魂：」

魚人的半張嘴也變得透明，發出含糊的聲音。

「：才能找到棲身之所。」

魚人消失了。

潛水俠再次抬頭望向宇宙，那深邃的黑也如同深海。

船身輕輕地搖晃，上面什麼人也沒有。

同樣一幅畫，船上招手的人變成將手指向天空。

抬頭往上看，原先空白的畫布，多了好幾顆星體，發著光。船底下的兩條互相迴游的魚不知道消失到哪裡去了。後來城市的人，應該準確的說——大多數的棄民們，因為吃了獻祭便當，陷入深深地沈睡裡。原先以為棄民們會就這樣死去，卻不是這麼回事，他們就只是睡著而已，而且完全不需進食、排泄，而且看上去似乎不會變老，就這樣維持了好幾年。而且這樣的沈睡居然會傳染，漸漸的，城市的商店一間間關閉，但人們也沒有因為這樣餓死，多虧了自動化，其實人早就不需要長時工作，那比較像是人逼迫人奴化的手段，人真的變少以後才發現根本沒有必要這麼做。上層也無法擁有所謂可怕的一休閒娛樂」，當然部分原因是寄生物突然大量死亡跟右手產量銳減。海邊一片寧靜，偶爾能看見幾個小孩在沙灘上探索比他們更加微小的生物。

城市裡剩下的人，都在想著睡著的人都做了什麼樣的夢？生跟死的界線似乎變得更模糊了。有些人雖然會討論如果大家睡著了，這個世界會怎麼樣？

城市興起了一股討論睡眠的熱潮，有人組成團體專門在研究這件事，電視節目名嘴

們也在七嘴八舌，學校裡開始有了「睡眠哲學系」結合神秘學、心理學、科學方法製造出更多的理論，還有人原先想利用腦波投射到全息影像顯現出個人夢境的模樣，反而造就了「睡眠導演」的職業，更甚者，還利用擴充器連上腦波——這已經不僅僅是虛擬實境了，真實的令人忘我，但要非常小心，如果是恐怖片可能會造成不可抹滅的心理創傷。甚至有人創立了有關睡眠的宗教。曾經風靡一時的右飲就這樣被壓縮到了歷史課本前面的章節，後來寄生物大概除了睡著的棄民沒有人記得。

燈塔閣樓裡，有張背影。

彎著背，夾緊胳膊，振筆疾書的刻畫，與海浪的拍打聲，交織著。背影像是想起什麼，緩緩抬起頭，眼神越過窗框，靜靜遠眺與海交融的天際線，老唱機播送的音樂停了，他依然沈浸在意識的流動裡。他喝了口熱茶，為了轉換心情，走到唱片架，拿了 Bobby Darin〈Beyond the Sea〉，壓下唱臂，陽光照亮閣樓裡漂浮的微塵，和唱機發出豆沙聲巧妙的結合在一起。背影走回桌前，有種急迫，想繼續將奇思妙想付諸在每頁纖維組成的面上，坐下後，他想著如何寫沒有標本的一「睡眠」，他若有所思的攤開雙手，掌紋、水流、時間，仔細看著，好像哪裡有點不一樣了。

他拿起筆。

〈No.0001 此世之外〉

海浪打在我臉上，我還抓著自己的右手在海上漂流，遠方的城市依然焰動著，暴風雨像是沒有發生過。城市邊緣的燈塔上有個人，拿著望遠鏡，注視著海上，不放過任何濺起水花。我在模糊的鏡片上扭曲、放大、縮小，無法分辨的形體，投在另一個人的視網膜上。

他喃喃自語。

「這只是我的幻覺。」
「海與城市。」

他將幻覺劃去，寫下：
：

《 魚 人 宇 宙 三 部 曲 》 :

二零一四 〈烏有城 Utopia〉 (原名此世之外烏有之城)

二零一七 〈瑪哈卡利 Mahakali〉

二零二零 〈Hen to Pan ἔν τ ὁ πᾶν〉

《 工 商 服 務 時 間 》 :

〈烏有城 Utopia〉

〈瑪哈卡利 Mahakali〉

喜歡的朋友請關注

Hail to the Thief 偷字賊 powdowli.wordpress.com

歡迎各種邀稿文案編劇隨便啦但我認真嚴肅的文字相關創造工作

一同向前行 請聯繫 powdowli@gmail.com

《

特

別

感

謝

》

:

豆子桑「在學中卻想休學的女大生手繪魚人插畫」

謝大咪&愚市場「溫暖互相打氣好朋友感謝介紹各種通路」

陳君G典D「施捨我的 creative cloud 以及感官文化印刷」

Hakuchi 伯山先生引薦的知我心小秦「翻譯就要麻煩您了（很突然）」
飛比包北「每次都給我滿滿的愛」

不免俗的爸爸媽媽哥哥姊姊汪汪姪女姐夫

許多圖片來源 publicdomainreview.org

支持鼓勵喜歡我

正在閱讀這本書

的各位人類朋友

還有自己跟幻想的好夥伴

